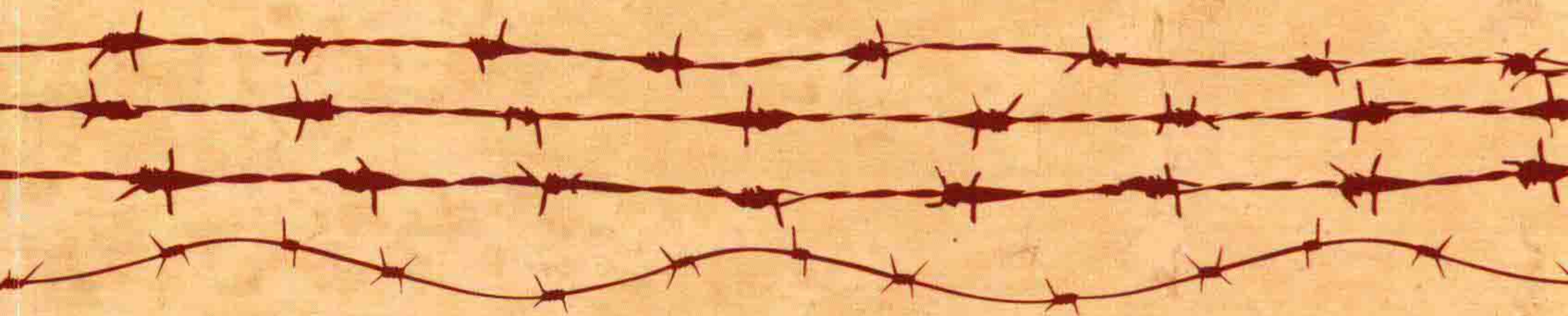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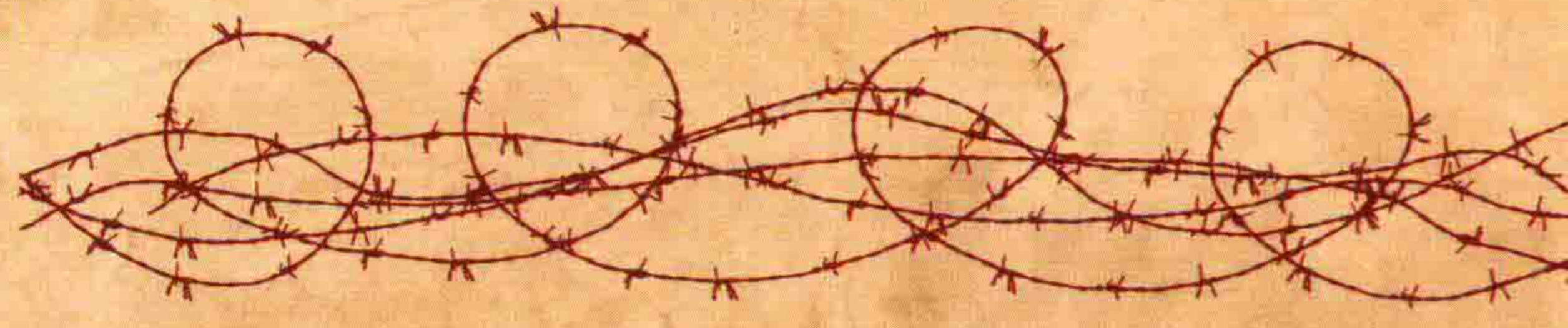




死缓犯

王 伶 褚远亮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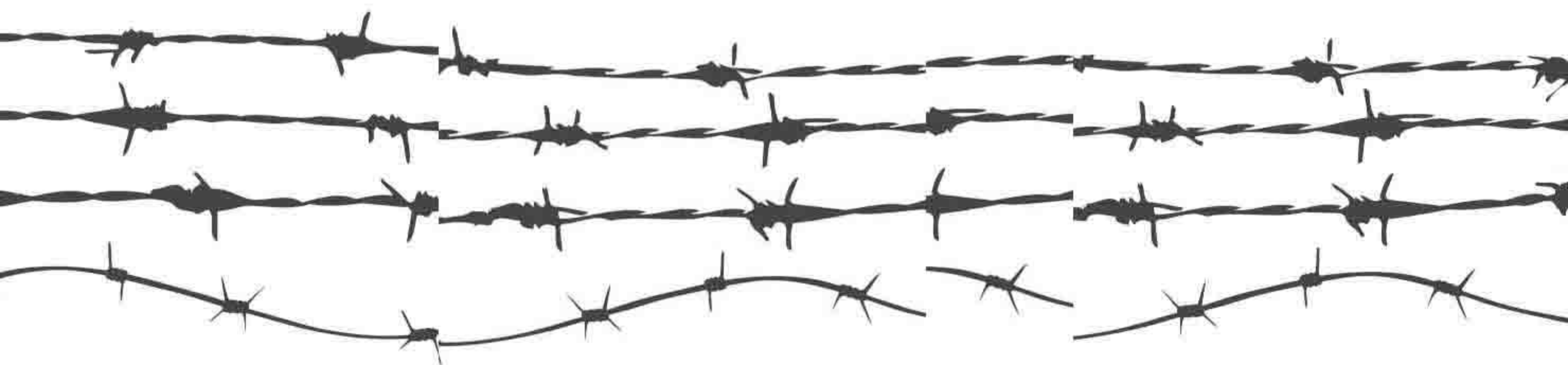
肖尔巴格市市长秦为民曾是一名政绩突出的领导干部，大红山煤矿瓦斯爆炸后，他因渎职罪、受贿罪等几罪并罚被判死缓，送往夏米其监狱服刑。秦为民以功臣自居，拒不认罪，命运却偏偏让他和黑心矿主吴黑子，以及在矿难中丧生的矿工的弟弟塔西，同住一室。这三个不同身份、恩怨交织的人，自此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心灵撕杀。



作家出版社

死缓犯

王伶 褚远亮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缓犯 / 王伶, 褚远亮 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5063-9341-6

I. ①死… II. ①王… ②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25166号

死 缓 犯

作 者: 王 伶 褚远亮

责任编辑: 秦 悦

装帧设计: 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316千

印 张: 22.75

版 次: 2017年3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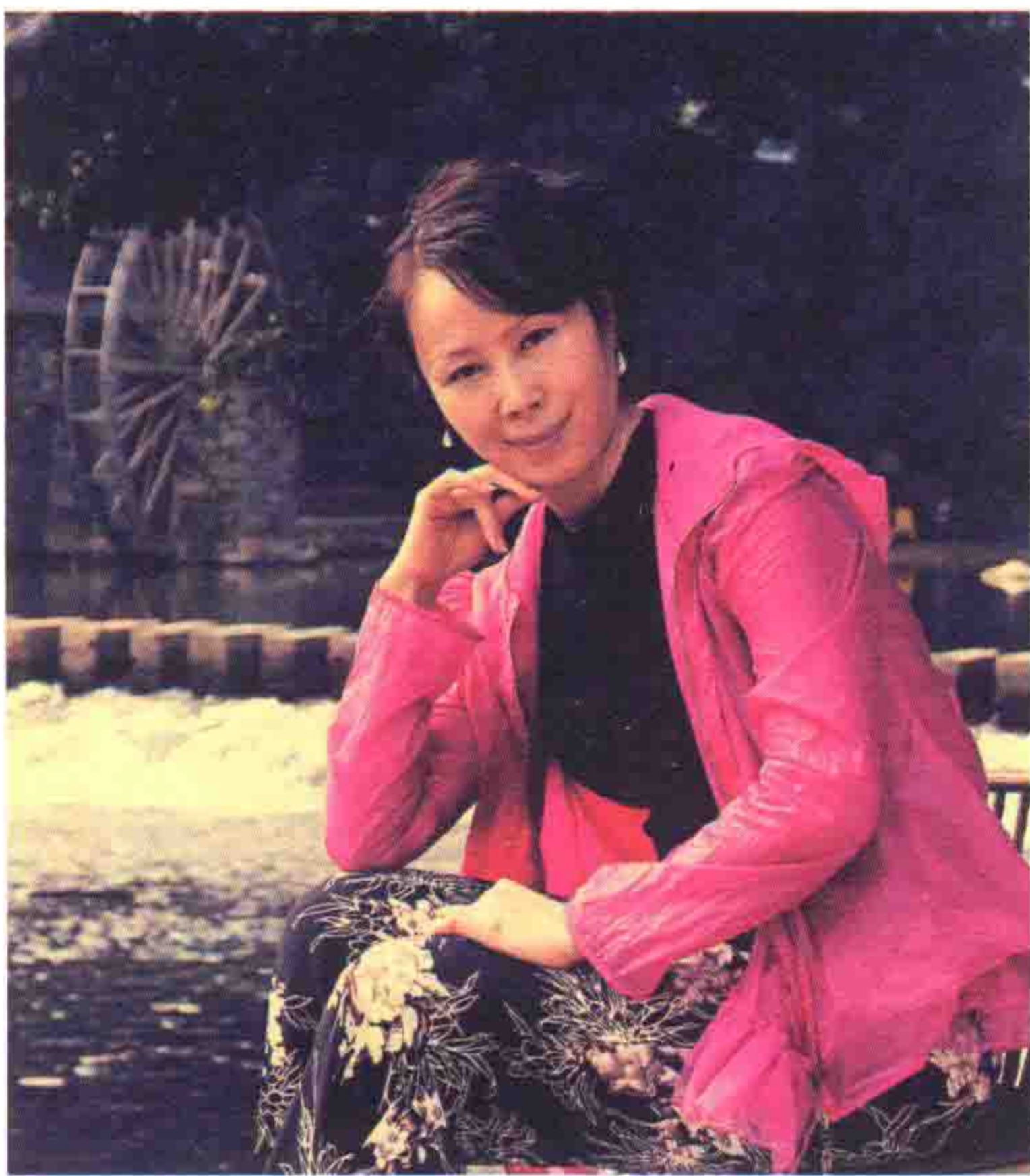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341-6

定 价: 52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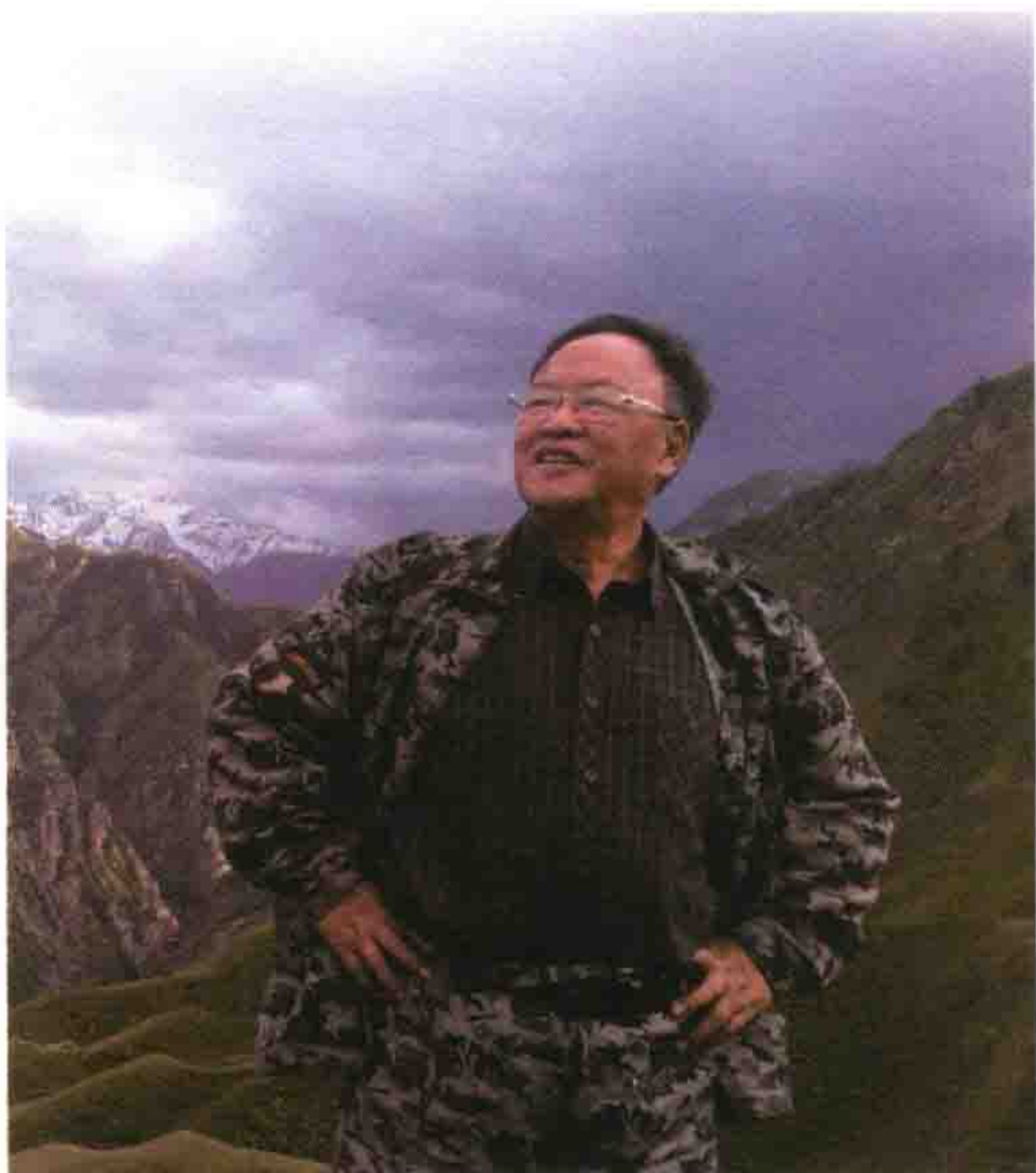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王 伶

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，从事新闻工作多年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全国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、全国第二届中青年编剧高研班学员。现为新疆兵团文联创作组正处级创作员，一级作家，国务院津贴专家，兵团影视家协会副主席。

出版长篇小说《天堂河》《月上昆仑》《心如蝶舞》等六部；在全国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约计二百万字，作品曾被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转载，并收入多种文集。2008年获得新疆第二届青年文学成就奖。长篇小说《化剑》获第一届兵团“绿洲文艺奖”，编剧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一套播出，获得上海市“重大文艺创作优品奖”和兵团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



褚远亮

系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，新疆作家协会会员，高级编辑。编剧的电影《孽缘》在全国院线放映，并在央视六频道播出；编剧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《月上昆仑》获山东省第十二届优秀电视艺术长篇连续剧一等奖；三十集电视连续剧《化剑》（编剧之一）在央视一套播出，获2011年上海“重大文艺创作优品奖”。编剧或导演微电影《迷途》《玫瑰花开》《黑梁湾的牡丹花》《皮山黑小子》《刀郎之村的村支书》，其中《迷途》获十二届全国法制动漫微电影大赛一等奖，《玫瑰花开》获新疆科普微电影大赛一等奖。

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明月，从刀郎河畔升起》、长篇小说《月上昆仑》等；担任国家课题四卷本《新疆多民族文学史》之新疆当代电视文学的撰稿。

—

一颗硕大的血滴，悬在半空。

那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太阳，年轻而衰老。这样的太阳，胡松林不知看了多少年了，每一回经过这黑戈壁，都禁不住心惊肉跳。太阳是啥时候受伤的呢？

警车爬上一座沙包。血滴陡然间碎裂开去，血光飞溅，刺得他有些睁不开眼。瞄一眼后视镜，那个叫秦为民的家伙，正晃着光亮的脑袋在酣睡。呼噜声一阵高过一阵，比黑戈壁的风，雄壮。蓦地，一个拐弯，旋进河湾，细水长流，浅吟低唱……有意思，呼噜也这么中听，它不大像一种纯生理的声音，倒像是音乐，有彩色，有感情，配以主人脸上那层薄薄的胭脂色，竟显出几分甜美和神秘。

胡松林忍不住了，咧咧嘴，撂了一句：“尿，梦见相好啦。”

鼾声戛然而止。

中年男犯耷拉的眼皮闪出一条缝，说：“讲话注意文明！”

与胡松林一起押送犯人的警察，是个眉清目秀的男孩儿，样子有些天真。他看看胡松林，又看看中年男犯，笑了，说：“夏米其快到了，别睡啦！”

男犯哼了一声，偏过脸。这一回呼噜里带着明显的抵触和傲慢。

胡松林不禁有些火，心里骂道，竟敢对我老胡不敬，大胆！要搁在过去，老子还不拧断你的鸟脖子，你是市长又咋地！身为夏米其监

狱狱政管理科科长，胡松林偏就喜欢收拾那些个难缠的主儿，并且在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理论。他长着黑脸硬发，粗眉大嘴；一笑，眼神里有股子狠劲儿，闪着雪亮的光。用美少女鲁小戈的话说，酷！酷是啥，胡松林闹不大懂，周虹替女儿解释说，“酷”，是当今对男人最高的赞美。这话出自夏米其监狱惟一的女子监区教导员周虹之口，相当地感人，弄得胡松林晚上搂着枕头想哭。

周虹，是胡松林一直梦想的女人。

胡松林年轻时火气盛，又练得一身功夫，犯人稍有个龇牙撇嘴不恭敬，大巴掌和扫堂腿就上去了。因为好打人，犯人们对他又恨又怕，私下里叫他“胡黑手”。胡松林也屡屡挨领导批评，甚至受过处分，影响了政治上的进步。但是他不大服气，常说，这些东西是属驴的，他娘的不治哪成。如今胡松林年龄大了，黑手不轻易动了，但嘴上功夫不减，骂人的毛病还是改不了。他娘的、狗日的，这些话把儿不说不习惯，不带劲，不像说话。

今天是老胡五十岁生日，周虹要请他吃饭，他心情不错，因而也就有了一些耐心。他对新接的犯人说：“秦为民，你说你好好的市长当着多风光，干吗往这种鬼地方钻。也是为了女人，为了钱，对不对？”

男犯终于睁开了眼，蹙着眉头说：“你是谁？不该你问的不要问。停车，我要方便。”

嘿，耍什么威风，你以为你还是市长？老子憋死你！胡松林一脚油门，车子飞起来。

“我命令你停车！”背后喊。

胡松林不理，摇着脑袋，哼起那首警察的歌，“几度风雨几度春秋，风霜雪雨搏激流”。一边哼，心里一边在想，秦为民啊，去年你在位时，监狱求你解决修澡堂子的资金困难，你愣是不办，那会儿恐怕你压根就想不到有一天落到我们手里吧？你说党和人民给了你那么大权力，你这辈子不愁吃不愁穿，高高在上，受人尊敬，够荣耀了，干吗不正正经经给下面人办点好事，却想着往自个儿腰包捞好

处呢？联想自己在大戈壁滩撅着屁股，辛苦了三十多年，到如今连个副监狱长都还眼巴巴地瞅着，胡松林对这些入狱的高官就生出满腔仇恨！

老胡咬着牙，嗖嗖嗖开上搓板路；猛地，一个急刹车！

膨咚！秦为民的秃脑袋撞到了车顶部。他哎哟一声，摁着脑门儿，气愤地说：“你、你……混账！”

胡松林笑道：“我混账？哈哈，是你秦市长尿事儿太多！”

这一路，秦为民小解三次。盯在背后，胡松林还真有一点儿感想，狗日的厉害，普普通通一泡尿，他能从头到尾，一气呵成。满地的苦豆子草打趴下了，厚厚的沙土被钻出一个大窟窿。而自己四十岁不到时就出现障碍，一查，前列腺。同样是男人，你看人家那家伙那势头！练兵的和不练兵的到底不一样。胡松林当然不是懒于练兵，而是苦于没有操场，英雄无用武之地啊。

“铃铃铃……”一串清脆的鸽哨摇过天空。刚刚回到车上的秦为民扑向车门。

常晓喝道：“干什么？！”

秦为民说：“看鸽子。”

常晓已是一身冷汗。小伙子一年前从警校毕业分到夏米其监狱警犬队，新近才调到监区，这是他第一次执行任务。

“鸽子飞得挺自在，是吧？可你这条老命最后能不能保住还是问题哩。死缓，哈，他娘的死缓！”胡松林笑道。

秦为民似乎没听见胡松林的呵斥，他换了个姿势，趴在车窗前继续看鸽子。鸽子远去，他苍白的脸上现出一丝红晕。

警车驶上林荫大道，远远就听到一阵鼓乐声。这声音是从大墙里传出的，胡松林知道是在举行“新生仪式”，知道上面又来人了，他朝窗外吐了一口唾沫：“呸！花里胡哨！”

长长的白杨林，把蓝天延伸出无限的深远。黛青色的树梢上，有一些鸟儿弓着身子站在那儿。它们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的，似乎很久

以来就保持着这种苍老的姿势，静静地，不飞，也不叫。通过高墙电网，它们看到了大片的红，大片的绿。这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沙漠——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夏米其监狱。

夏米其监狱是新疆南部创建最早、规模最大的监狱，五十年代就很有名了。它的名气在于，这个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的地方，关押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重刑犯（其中少数为当地服刑人员）——有些犯人还相当著名，比如某某画家，某某演员和歌唱家，某某高干子女；有些是因为制造过家喻户晓的大案要案而知名。

此外，夏米其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女子监区，这就比一般监狱多了些色彩。

胡松林一行走过广场时，仪式进入高潮。大红横幅特别耀眼：栽下新生树，走向新生活！热烈庆祝烛光艺术节开幕！穿着白色演出服的犯人乐队正在演奏。指挥是一个身材俊拔、气质儒雅的年轻警官，动作起来优美流畅，干净利落。他的眼神极富感染力，明亮、坚定、传情。这目光每每投向一个队员，那队员就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力量。

这个人老胡当然熟悉，扫了一眼，就把视线移开了。

胡松林去看唢呐手托乎提，这老东西正摇头晃脑卖力地吹着。狗日的活得欢哩，八年前要不是为了救你，我老婆咋会死在冰河里，连腹中不足四个月的孩子也带走了……这个秋日的正午，胡松林站在欢腾的广场，内心是那么悲凉和孤独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秦为民就是这时发作的。

他先是痴痴地看着主席台。那儿，一个头发很多的瘦子，是丝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如意，正同监狱管理局副局长常国兴，在给刑满释放人员分发树苗。下面响起长时间的掌声。瘦子在微笑，亲切地拍着小手，啪、啪、啪……

这掌声多么遥远，又多么亲近！

秦为民这半生来最为痴迷的声音，莫过于掌声了。她们是初春的急雨，欢快地击打着他干渴的心田；是静夜的蛙声，让他在仕途的劳

顿中得到片刻的休息和满足。秦为民过去甚至有过一个大胆的设想，能不能请一位作曲家，作一支关于掌声的曲子呢？

哗——

哗哗——

哗哗哗——

去年的今天，没错，就是今天，秦为民就坐在这主席台上做报告。秦市长在报告中高度赞扬了夏米其监狱的“新生林工程”。他晃着一颗伟人那样光亮无比的头颅，庄严指出：在荒凉的戈壁开辟绿洲，在荒芜的心灵播撒绿色，意义深远！

哗——哗哗——哗哗哗——

时间停止了，思维凝滞了，天地间被激情的浪花充满了。真白啊，掌声原来是白色的，柔软的，雾状的。他又闻到了她的气息，浓郁，欢畅，悠长，深秋的花香那样令人沉迷。是欢迎自己吗？当然是的——

秦市长向着那美妙的掌声扑去！向着那光辉灿烂的掌声扑去！

胡松林的脑袋轰地大了，狗日的，秦为民这是想干啥？！

胡松林追上去拦截。

秦为民做了个制止的手势，不高兴地说：“你这个同志干什么？既然来了，我总得给大家讲两句，鼓鼓劲儿，是不是？”

胡日鬼！胡松林完全不理睬这个死缓犯脑子里的那些疯念头。他冲常晓吼：“警棍！快！”

嗖——警棍像一条愤怒的眼镜蛇，在空中咝咝地吐着芯子。胡黑手该出手时就要出手！此刻胡松林心里充满了莫名的快感，他期待着那咏叹调一般美妙的叫声——啊！

可是，“蛇芯子”射出的一刹那，秦市长已抢先一步，像一粒疯狂的子弹，击向主席台！

胡松林万万没料到会是这样——这个秦市长如此之无畏，一进夏米其就想壮烈牺牲！老胡注意到台上一些熟悉的面孔，常国兴、孙明祥、尼加提、周虹，还有肖尔巴格市新任市长，他可不想让这么多人

看到是自己逼死的犯人。胡松林的脑海轰隆轰隆，电闪雷鸣。所有的力量都变成一个念头，要阻止这个行动！秦为民万一出了问题，自己这辈子想当副监狱长的美梦可就要断送了！

一道蓝影子从半空劈过。咚！人们听到主席台上发出很响的一声。胡松林也听到了。

胡松林和众人奔过去。

那个疯了的家伙正躺在一名警察的怀里，安静得像刚睡醒的婴儿。而紧抱着他的年轻警察，头破血流，大汗淋漓。

二

夜晚，当星星们疲倦地睡去时，夏米其监狱还有一双眼睛亮着。这眼睛，是坐落在监狱大门东侧岗楼上的监控室。

红红绿绿的信号灯，流动的电视画面，值班警察根据屏幕显示，就能全方位地了解各监区、监舍的动态。

画面切换到入监队一间房间，秦为民斜靠墙头，地上放着未动的饭菜。

镜头拉近，秦为民的面部特写：半闭眼睛，忧郁绝望。这是一张悲情的脸。

值班警察向裴毅报告，秦为民绝食一天了。

裴毅决定跟他谈一次。

这是一个明丽的早上，裴毅特意换了便装。这么做，通常是为了转换角色，同时给犯人一点亲近感，让他们容易接受。

一幅大海的壁画占去半面墙，海天相连，浮云飘荡，使幽静的心理咨询室神秘莫测。鱼缸里，几尾红色热带鱼在水草间游弋，它们眼望着玻璃后面的蔚蓝，一次次渴望游过去——游向大海，却是永远无法抵达。这真是一种悲哀。

秦为民陷在柔软的沙发里，闭着眼，仿佛熟睡了一般。其实他哪

里睡得着，恍惚间觉得自己就是那美丽而悲情的热带鱼，怎么也逃不脱水草的纠缠和玻璃器皿的囚禁。老实说，夏米其这个鬼地方让他厌恶——不知为什么，他一来这里就闻到一股不同寻常的气味儿。那个黑脸警察给他留下极其恶劣的印象，面前这个年轻人也令他不舒服——他显得过于完美，也过于能干了。乐队指挥好像就是他，现在他又把自己弄到这里，像个心理专家那样，让他回答电脑上一堆无聊的问题，很讨厌。这半年什么没见过？只因为这个年轻人昨天为他破了头，所以他暂且忍耐。即使自己不想活，像他这样的人也还照顾别人的面子。这是秦为民与通常那些刑事犯不同的地方。毕竟是当过市长的人嘛，素质摆在那里。

死，其实早在预想中。这幅画没黑没白地描了这么久，墨干了，笔秃了，他也倦了。他的绝食并非是给谁看，而是想让自己毫无意义的肉体，在生命这最后的驿站停留下来。

裴毅打量着这个半闭着眼睛的人，说：“咱们谈谈，好吗？”

其实秦为民的档案他已粗看过，这个人毕业于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，在校时就曾有过发明设计，轰动京城。毕业后不知怎么没有留在北京，而是来到新疆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——古扎尔县。他开过电脑公司，还研究过绿色食品，最后步入官场。秦为民在仕途上可谓一帆风顺。新疆高科技人才匮乏，而他显然又很出众，所以没几年就从副县长当上了科技局副局长，三年前当了市长。在肖尔巴格，最能体现秦市长风格的，当属科技一条街和国际大巴扎。它是秦市长引入外资、借鸡下蛋的成果，也是秦为民创造的童话。肖尔巴格，维吾尔语，碱地上的果园，真是名副其实。

这么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竟也落入陷阱。

前一个时期中央下文件，让清理整顿一批小煤矿。秦为民以肖尔巴格是少数民族偏远地区，经济基础薄弱，煤炭资源丰富是惟一优势为由，特别强调：上面的精神要执行，但要有灵活性。统得过死，不利于发展经济。这一灵活，事情就出来了。并且是一桩事引出另一桩事——大红山煤矿瓦斯爆炸死了几十号人后，那个曾得到过秦为民特

别关照的矿主吴黑子，倒霉之时不忘找来一个垫背的，供出秦市长收受贿赂五百万元的事来！这笔钱如果后来不是全部退赔，就冲秦为民那种顽固不化和恶劣态度，掉脑袋都是可能的。在大律师葛文善的辩护下，秦为民才有幸判了个死缓。

“谈什么？”秦为民懒懒地说。

音乐不错，《雨打芭蕉》。冰凉的雨，正一点点渗入骨髓，他看到了无边无际的空。进来以后，秦为民就学会了半闭着眼与警察相处；久而久之，他已不那么习惯睁着眼睛看世界了。这眼神透着轻蔑、厌恶和无声的抵抗，很让警察们恼火。

裴毅现在也发现了这种眼神。他说：“当然是谈你的事。”

秦为民依旧闭着眼，说：“我的事？我有什么事。”

裴毅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？”

秦为民这次猛地睁开了眼，腾地从沙发上弹起。他指着鱼缸里的鱼，说：“它们为什么到这里？你说！还不是有人想让它们到这里？没有比人更残忍更无情的动物了，弱肉强食，天经地义！”

“请你冷静！”裴毅提醒道。

“我没法冷静！告诉你，那五百万我一分没拿，是被那个福利厂的王八蛋卷走的！我秦为民半辈子两袖清风，任市长三年，肖尔巴格市甩掉了贫困帽子，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了五番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！我创造了那么多财富，就因为一点小事，把我整到这里，你说公平吗，很不公平！”

虽说是当市长的，但一直以来秦为民苦于自己没有一副好口才——不像人家，说啥像啥。倒是进来这半年，长进很大，练就了一张演说家的嘴，疯狂到不可理喻，警察们根本无法对付。也许只有这样，才能使他获得心理平衡，从中得到某种快感和满足。

“大红山矿难夺去几十条人命，能说是小事？”

“这是那个黑心矿主干的事，与我无关！”秦为民脸上带着忿懑。停了一下，他冲裴毅嚷，“你是谁？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让你们监狱长来跟我对话吧！”

说完，背过身，再不理裴毅了。

第二天继续绝食。

起先入监队艾力队长没太在意，想不过是威胁警察，这号人饿他两天，反正肚子里油水多。如果去求他，将来麻烦更多，这是经验。可是到了第三天，大家坐不住了，纷纷埋怨起裴毅。

艾力是个性格沉静的维吾尔族小伙，考虑问题比较多，他说：“咱们一监区这几年都平安无事，现在把这块坏羊肉抢了来，还不臭了一锅汤？”

李小宝说：“是啊，裴兄，你还想不想升官啦？把姓秦的退给老胡得了。”

提醒得对，这一阵确实关键，万一秦为民出个事，对自己不好。这两天大楼里在传，监狱管理局常国兴副局长这次来，透了底，说明年要给夏米其配备一名副监狱长，裴毅和胡松林是竞争对手。胡松林在戈壁滩熬了半辈子，说起来也不容易，可这个人文化底子薄，偏激狭隘，这十多年跟裴毅的关系一直别别扭扭。就说秦为民这事吧，那天下来两个人又干上了。

秦市长一来，就弄得老胡没面子，他坚持要关秦为民几天禁闭，说杀杀邪。可裴毅偏要让秦为民到一监区，接受心理治疗。胡松林窝火。

监狱新近成立了一个专门培训新犯的人监队，设在一监区。一监区是模范监区，什么自省室呀，宣泄室呀，五花八门，全是监区长裴毅搞的，“新生仪式”也是他鼓捣出来的。这个年轻人仗着自己是个鸟硕士，又有监狱长尼加提护着，很不把他老胡放在眼里，狗日的太狂，动不动就大谈罪犯的心理矫正、人文关怀、科学化管理等新名词，让人烦。

二人争执不下，最后找到尼加提。这位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，比胡松林小了八岁的维吾尔族监狱长是个人精，他说：“老胡，常副局长重回故地，你就去陪老战友吧。”

胡松林摔门走了。不过，两天后他就笑了——好戏开场了。

裴毅去找胡松林时，老胡正在楼前的花圃里修剪花木。他操着大剪刀，撅着屁股，和老犯人托乎提聊天。裴毅过来，胡松林装作没看见。

“托乎提，那天你狗日的唢呐吹得哇哇的，很有劲儿嘛。”

托乎提用生硬的汉话说：“感谢胡警官的表扬。”

胡松林说：“托乎提，你比阿凡提聪明，他只会骑着毛驴讲笑话，你还能吹呢！”

托乎提是个老脱逃犯，前前后后跑过九次，加刑加到三十三年。进来时四十五岁，因盗窃罪判了五年，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。胡松林的妻子杜鹃是为救托乎提牺牲的，胡松林前些年恨死这个老东西了，这两年好了。托乎提每年都要往胡松林的办公室，送一红一白两盆杜鹃花；逢忌日，还按汉人的习俗为杜鹃扫墓。见老汉还有点良心，老胡想，事情已经过去，算啦，你一个警察能跟犯人较劲吗？

胡松林问托乎提：“现在你还想跑吗？”托乎提拍拍胸脯，说：“不想了，现在打死我，也不跑啦，跑来跑去，跑了一身病。腿塔西郎（维吾尔语：即坏了的意思）啦，胃塔西郎啦，心脏也塔西郎啦，就是一个地方变好了——”他指指脑袋，“思想好了，想多干点活，对得起政府……”

胡松林放下剪刀，说：“这就对啦。”他知道裴毅站了一会儿了，遂摸出烟，撂过去一根，说：“有事儿？”

两个人在水泥凳上坐下。

胡松林看着裴毅额角的伤痕，心说，小子，你真要在秦为民身上过足瘾啊。看看，秦为民绝食三天了，不是省油的灯吧？胡松林此刻真要感谢裴毅那么积极地抢走了这个人。

看到老胡一脸心满意足的笑，裴毅倒什么也不能说了。当初是你争着要秦为民的，现在退回去，这不正好让他笑话吗？

一支烟抽完，裴毅站起，说：“老胡，你头发长喽，抽空我给你理理。”

三

铁打的人也经不住三天饿。

头两天秦为民还没有明显的饥饿感，只是紧张乏力，情绪低落；到第三天晚上，便觉得两眼昏花，心跳气短，眼前出现一些影子。那影子起先是灰白的，雾一样升腾，轻盈，柔软；接着变成了红，黏黏的，热热的，流淌，凝固，浸没了他。他隐隐闻到一股咸腥，恍然醒悟是血，便禁不住惊叫起来。其实他根本没有叫的力气了，而是像一堆烂棉花那样，软软地倒地……

秦为民被送到监狱医院抢救。

监狱长尼加提和政委孙明祥一夜没睡，候在办公室等消息。常国兴副局长正在这里调研，如果惹出了事，他们这板凳能坐得牢吗？胡松林现在是暗自庆幸，同时又为裴毅捏了把汗。

下半夜，秦为民才脱离危险。裴毅总算松了口气，回到办公室，想跟秦为民的家属联系。结果查找了半天电话，打不通。秦为民一栽，怕是家也搬了。

精疲力竭的裴毅，趴在桌上睡着了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突然，耳边响起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。睁开眼，四下里瞧，李小宝的抽屉上挂着一对漂亮的银色小铃铛。这是秦为民进来那天，从他身上搜到的。李小宝说，丁零当啷的，又不是驴圈，这里是监狱。再说了，一个老男人揣着这女人的玩意儿干吗，万一吞下去自杀怎么办！秦为民当时很生气，要了半天，李小宝偏不还给他。

丁零零，丁零零，响得好动听。这声音不知怎么，竟让裴毅一下联想到小时候的妹妹。在他们兄妹相依为命的日子里，铃铛帮了他大忙。妹妹裴玲是个不安分的女孩，每回带她逛巴扎，总是疯得没影儿，害得他这当哥的到处找。裴毅没办法，就从玉山老爹家的驴脖子

上，卸了一对铜铃，拴在她书包上。循着铃声，再远，他也能把她找回来……

可如今，他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，连电话都不曾通过。

裴玲生得小巧玲珑，脾气很坏，好高骛远，裴毅一直以来不大喜欢这个小自己八岁的妹妹。裴玲学的是外语专业，毕业后分到肖尔巴格市文物管理所。这个职业显得古老了些，总是与那些消失了的事物打交道。裴玲比较喜欢现代，一直想跳槽，裴毅反对。为这，兄妹俩吵过好多次。在裴玲看来，像哥哥那样在大沙漠里一待十多年，简直是弱智。

这些年裴毅的婚姻问题成为妹妹关注的事情。妹妹不断给他介绍对象，尽管是白忙活，但乐此不疲。一年前妹妹把大学同学金珠介绍给他。金珠这女孩就像她的名字，圆圆的，光光的，一股子珠宝气。妹妹虽是个极不务实的人，喜欢云里雾里地寻找爱情，但她为哥哥想得蛮细。金珠家境好，并且，金珠会做生意，能挣钱。

裴毅在妹妹的迫使下，见了金珠一面。金珠几乎一见钟情，满意死了。可裴毅说，青瓜蛋子傻丫头。事情按说到此就结束了，可是金珠不。金珠像一名勇敢的狙击手，对裴毅展开了围追堵截，甚至堵到厕所外面。裴毅忍无可忍，终于撂了一句：你是不是有病！这话被说中了，金珠不久就患下了比疟疾还凶险的单相思，住进医院。金珠是裴玲铁姐儿们，眼见着好端端的金珠病入膏肓，裴玲火了，质问哥哥：“金珠哪点不配你？我就不信没人比得上你从前那颗酸葡萄！没出息！”一句话揭了裴毅的疤，兄妹俩大吵一场，不欢而散……

艾力进来有一会儿了，看见裴毅冲着铃铛发呆，说：“都啥时候了，你还玩这破玩意儿。秦为民醒来要继续绝食，咱们怎么对付？”

裴毅不同意“对付”这个词，但许多时候、许多难题，真的需要你直接面对，“对付”便成为最实际的问题。裴毅是学心理学的，深知没有哪种情绪比厌世更糟糕。在他们的监护下，秦为民今天强行接受治疗，可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怎么办？

裴毅的目光重又落到铃铛上。这铃铛亮晶晶的，多漂亮，还是应